

1759/3

# 文史资料 第三辑

## 目 录

- 清末盛京将军一恩台的身世及其生平 ..... 韩启藩整理  
清末盛京将军一恩台的氏族宗谱及其风俗习惯 ..... 韩启藩整理  
革命烈士田贲轶事 ..... 王跃华、何兴民整理  
奔袭安阳、歼灭残敌 ..... 姚 强  
消灭大刀会 ..... 姚 强  
反动透顶的旧军阀齐燮元 ..... 王树国  
盖县教育发展史 ..... 史占甲 郭世魁  
盖县排球运动的产生与发展 ..... 王延琪整理  
盖县上帝庙 ..... 沈光滨整理 沈延毅补充

# 清末盛京将军—恩合的身世及其生平

韩启藩整理

## 一、有关恩合的身世及其生平

恩合（注1）（1827年—1887年）字海岚，蒙族，后世人称“韩将军”。祖籍色楞格河流域（今苏联境内贝加尔湖附近）（注2）于明末迁入东北，在清太祖统一女真过程中，隶属于“八旗蒙古”（即蒙军八旗）。原姓“杭阿他”，大约在清末由原姓氏谐音姓“韩”。其远祖已无可考，但从恩合身上溯至六代，有文字记载可据，父为花段代，母为唐四海，至恩合已历七代。据说花段代是八旗一兵，到盖县定居前，先在复县夹沟、西阳台，又迁到盖县陈屯乡黄哨村。恩合的祖父奇杭阿是农民，因其岳父是正黄旗崔姓，后迁到正黄旗。奇杭阿共生七子，恩合的父亲塔芬布，行二。生于十八世纪末，死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

童年时代的塔芬布聪颖过人，由于家庭生活不富裕，借读于其外祖父族中“崔百万”家私塾。崔家当时有钱，聘请一位原籍沈阳姓吴的老师，后来吴老师的两个儿子都作官了，沈阳又有聘请吴老师的，儿子也不愿父亲远行，所以吴老师就辞去崔家塾师职务，回归沈阳。临走前，吴

老师造访了塔芬布的家长奇杭阿，说要认塔芬布为“义子”并想将塔芬布带回沈阳继续读书、习武。这时塔芬布不过十四、五岁。吴老师对奇杭阿说：“儿子当官，韩家当不能如义儿。”奇杭阿因为孩子多，生活不富裕，也盼子成龙，就同意吴老先生的要求：认作义子带去沈阳。

塔芬布读完书，怎样走上官场无传说。只知塔芬布后来参加了以耆英为首的清政府代表出席签订《中英南京条约》。据说（注3），耆英听到英舰放礼炮，吓的回头就跑；塔芬布自告奋勇上了英舰。英舰上排列仪仗队，刀光枪影，塔芬布面无惧色，打开了耆英上船谈判的局面，受到英帝国主义分子璞鼎查的赞许：“没想到清朝还有你这么一个不怕死的官！”赠送了许多银子，还有四件礼物：一个单筒望远镜、一个八音盒、一把宝剑、一块金壳自鸣怀表。这些礼品曾作为韩家的宝物分存塔芬布的两个孙子家。塔芬布这一行动除使英帝国主义者以另眼看待，长了民族志气；也给腐朽的满清政府屈辱求和开了方便之门。清政府又赏了许多银子，破格提升塔芬布为北京九门提督。（注4）

恩合早年随父从军，作父亲帐下的一个小官（协领、佐领之类）。塔芬布死后，恩合在锦州作过“协领”，“因捕贼出力”，于“同治四年闰五月廿六日任吉林将军，七月调署盛京”（《吉林通志》），作了盛京将军。

从历史记载上看，和传说是统一的，当时王达、马俊子领导的农民起义声势极大，即入兴京（今辽宁新宾县，清皇朝发源地），又一度进入盛京（今沈阳市，清陪都）。

从以下历史记载可看出，清政府对进犯祖宗发祥地的

农民起义军的军事镇压很重视，然而，虽抽出了精锐的部队、得力的亲信将领指挥却仍不得力，足以看到当时农民起义军的声威浩大，势不可挡。

据《沈阳日报》一九八六年七月十五日三版《沈阳史话》载：“1864年（同治三年）十二月沈阳马回良、徐占一起义军在汪大人屯打败清军、劫大狱救徐，焚烧官署杀出天佑门，因此，1865年（7月）己丑降旨将玉明交部议处。”

玉明：盛京将军。

另据《奉天通志》卷五十一第八三八页至八四〇页记载：（节录）《清实录》：七月己丑降旨将玉明交部议处。本日复降旨，将玉明开缺，以恩合署理盛京将军，其吉林将军仍令皂保暂行署理……”

“热河剿匪，文祥救援……”

“十月劝修开原城”

“九月贼匪窜兴京，官军失利”

“十月科尔沁亲王伯彦纳谟祜选兵协剿马贼”

“匪入兴京”

“调神机营训练黑龙江、吉林马队及洋枪队赴奉剿匪”

“命户部尚书文祥等统兵赴奉剿贼”

“造旅顺口战船”

在这样情况下，恩合剿匪失利，于是即行革职。

据《清实录》：“十二月乙卯谕内阁文祥，福兴奏，遵查：大员未能胜任，并副都统、协领俱难得力，请分别降调革职一摺，前因盛京将军恩合调署盛京将军以来，意气自矜，赏罚失当，马贼猖獗，莫展一筹，且于肆扰情

形，又复始终讳饰，种种贻误，难期振作，著即行革职；惟念其前在协领任内，捕贼尚为出力，著留营效力，以观后效。”

恩合由于官场上的失意，又遭到丧妻（继室申氏）、丧子（次子咸增）的忧患，即欲退隐田园，请假归里。于是在当时的正黄旗村东无主的荒山上，用一文钱一桶水的代价，遍植油松。这就是以后“宝泉松涛”的开始建林，将山命名为“宝泉山。”这时约在1875年前后。此时常以书写自遣，自称“岳海闲云”。与此同时，在其亲家（三子咸文的岳父家锦州，清皇族宗室、山东巡抚爱新觉罗·式岩处）看到他家梨园很好，于是由文家（注5）在广宁（今北镇）的梨园引进了红、白梨苗。又雇一技工—“王打头”在宝泉山麓开始种植梨树。最初在散在地头的小块山坡荒地上置了七个小园。计在山北头西达营西边一处，“伊家豆腐房”附近村人叫“巴巴栏”一处，恩合祖坟地外一处、山坡没长好松树的地方四处，分别叫“狐仙堂”、“瓮圈”、“泉眼南”、“东小庙”。待成活后，就将山坡脚下一百多亩的地方全栽上了梨树，还有栗子树。

据《黑龙江志稿》卷四十四第十九页记载：“光绪二年任墨尔根副都统：恩合”即死于墨尔根。其为病并非吞金自杀。根据恩合的曾孙女韩锦芬口述说，纳丫环丁氏为继室是为侍候病人方便，丁氏时年二十三岁。

## 二、对后代子孙的影响

由恩合开始经营的梨园还没有大获其利时就死去了。

继由三子韩咸文（1867—1923年）继续经营扩大，在杨运乡官木沟栽植了梨、山楂、（都是从广宁引进的）。

韩咸文（字运卿），秀才，工书画。村人称为“咸三少”。有人说“咸三爷是最有福的人，年轻当‘少爷’，年老当‘老爷’；一辈子不当官，不管事，油瓶倒了都不扶……”，他之所以能如此，是沾了他父亲的光：一个梨园的收入比同面积的旱田要高出几乎十倍以上。还有北票县北四十五华里西官营子的复兴号烧锅、染房，法库县十间房的海泉栈客店和当铺，杨运乡官木沟的几百把的蚕场……这就是遵循他父亲的遗嘱——不当官、办实业的教导，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

韩咸文依其父亲——韩将军的声望，绝对的经济优势，缓和了阶级矛盾：村中人有“事”，拿“咸文”一张红片到地方官府即可了事，有困难找到咸三爷则慨然相助，因此在村中颇有声望。

1898年沙俄强占旅大后，1901年兴修东清铁路支线（即今哈大线）勘定线路正从宝泉山西麓正黄旗村东部，正是韩家宅地上通过。修铁路的沙俄工程头目（军官）和眷属即住在韩咸文的客厅里，把房子按俄国生活习惯改修了内部。这下子气恼了“咸三爷”，于是鼓动会头（类似今天的村长），在韩咸文策划下，先是进行交涉，以“伤清盛京将军祖坟为名请求改线；遭拒绝后，又动员了全村一、二百人到熊岳城砸了沙俄修铁路的办公地方，继续交涉。后来据说：俄方慑于正黄旗村民的反抗，把铁路线改在山东麓西达营村东的原野上。

1905年日俄战争后，（约在1906—1907年）韩咸文指

使会头韩谷玉等扒了村中央马王庙大殿里的泥像，拉到熊岳大河付诸西流，将马王庙大殿辟给小学校作了仓库。另在学校西南角建一小庙。

韩咸文除有时到果园里走一走，就在大门前柳荫下的石板上和村中往来行人闲谈。有一专职长工——张恩奎为他每天跑城买菜、取送信件，所以有“咸三爷不吃隔宿肉”之说，极尽享受之能事。

韩咸文以书法、绘画见长，尝有在其父栽植松树的宝泉山上名以“美女铺毡”、“水阁凉亭”、“松麓翠晚”、“田园佳境”……等胜景。又因山顶于清初建立的五间关帝庙年久失修，有碍景色，于1921年开始扒旧庙，另建仿北京颐和园铜亭式样的白花岗岩石筑成的“关帝阁”，俗名“老爷阁”。于1922年（民国十一年）五月落成，并亲笔书写阁上关公“神位”。“神牌”分三行：中间字体稍大为“关圣帝君之位”；两侧字体略小，左为“关将军平”，右为“周将军仓”。并在阁的东南“三块石”的两块合抱的石头向东面上镌刻了“宝泉山”三个红色大字；在另一块孤石向北面上镌刻了韩咸文亲自撰写的碑文，叙述建阁的经过。于是进一步美化了宝泉山的景色——青色的松林上耸立着白色的石阁，松涛伴着阁角上的铃声……

1911年辛亥革命后，韩咸文将两个儿子先后送到金州“南金书院”（金州当时是日本租借地）学日语。以后长子韩隆毅到日本富山县中学，仙台农大就学，毕业后又去美国加利弗尼亚农学院就读；次子韩隆韶到日本富山县中学后，由日本盛冈高等农林学校毕业。

1922年韩隆韶字齐闻（1895—1948）由日本留学毕业

回家，改进了梨园的管理。因为有“咸三爷”的声望，韩隆韶又是日本留学生，所以就和当时的熊岳城“公主岑产业试验场熊岳城分场”的渡边场长、昆虫科秋山科长结识，共同研究苹果这一果种的引进。

韩隆韶受到日本教育的启示，和父亲商量，让女孩子也上学，韩咸文不但同意而且支持。于是组织了“启明学社”，在自己家院内腾出三间空屋作教室，专收女生。先有扈老师，后有韩咸文的近族侄媳景淑懿任教员，景老师是奉天女子师范学校毕业。此为我县农村中女孩上学读书的先声，这是1922年。

韩咸文病了，村中有封建迷信思想的人散布说：“咸三爷的病是得罪了‘马王爷’、‘关老爷’……”1923年（民国十二年）3月6日韩咸文因病死去。

韩咸文的一生正如他的亲家（次子隆韶的岳父）沈阳“四翰林”之一的“世翰林”（注六）给他的挽联说的：“以将军少子，为中丞爱婿，当年文采风流，万户侯何足道哉……；擅钟王墨妙，兼严乐笔耕，昔日林泉啸傲，南面王不与易矣……”（注7）概括了他的一生。

韩咸文死后，长子韩隆毅（1889—1954年）字郅安，接电报由美回国。

1923年，兄弟二人在宝皇山西麓中段，平坦的山脚下地上，开始建葡萄园，人们以惋惜的心情注视着。

1924年（民国十三年）在原马王庙院内，大殿东侧建立小学新校舍七间。学日本学校制单人桌椅、火地……

1924年秋开始，韩氏兄弟伐倒了宝泉山西坡北部的有“接”粗的大松树。砍伐松树惊动了具有保守思想的村

人，背后纷纷议论，于是，以“老韩家这回算是出了败家子，好好的大松树为什么割了呢？”，“将军栽那松树时候是一个大钱一桶水，活一棵松树得多少钱？”，“留洋回来乱整”等为中心内容的议论沸腾起来了。

1925年开始建苹果园。从熊岳城车站一捆捆包装整齐的苹果苗拉来了，在被砍倒了松树的土地上出现了新的工程：挖坑、栽上了手指粗的小苗苗，秋天还得用草包上……更增加了议论的内容。到第二个春天，小苹果树成活了，熊岳城的日本人鹰野服了。他也开始建苹果园了（即现在印染厂北侧的三农场）。

1926年第三个秋天来了。葡萄见果了，葡萄下来了：一串串红的（龙眼）、白的（白牛奶、无籽绿）、紫的（玫瑰香、红鸡心），大粒的、小粒的、圆的、椭圆的，……以人们意料外的价格卖给日本人和“有钱的”。韩隆韶自己用照像机照的一幅幅照片，送到大连日商小林凸版印刷所，印成硬纸的画片，一组一组地装在封袋里，作为礼品赠送给日本人，于是“名闻东瀛”了。从1924年开始，在山上果园里为招待前来参观修建的一座别墅式客厅，也于1926年竣工了。又将原栽有株距密集不合标准的苹果树，移植到梨园北的旱田里（30亩），于是形成了以正黄旗村中央宝泉山西坡脚为中心的山西坡的三分之二，从南到北，长达三华里多，共约三百余亩，包括梨园、苹果园、葡萄园、李子园在内（梨有红梨、白梨、鸭梨、大头黄、满园香、热秋白、尖把儿、虎皮香……，苹果有国光、红玉、祝光（白糖）、晚沙布（红星）、鸡冠等，伏李子、秋季李子、天津水蜜桃、上海水蜜桃杂交成功的大山

里红、无籽山里红)一个品种的生产、研究、培育、引进新品种的“富春梨园”出现了。

1925年继续建设小学新学舍，年底，完成整个小学建校的工程。共三栋校舍，后栋原马王殿两侧各七间，原马王殿是“成绩展览室”，东西各有两个教室，两教室中间有一走廊作为教员休息室；二门两侧各有一个教室，东侧还有校长室、接待室，西侧还有办公室；前栋两侧都有走廊，分别为教员宿舍和学生宿舍；前栋和中栋中间还有东西厢房，东西厢房原为中学，后来建新校舍后，东厢房是礼堂，西厢房是厨房、饭厅。中栋门洞上有校徽，下面镌刻着韩隆韶书写的“校训”——“敬业乐群”。小学校名叫“盖平县第三区康宁堡职业两级小学校”。六个年级，一个年级一个班。建校经费绝大部分由韩氏兄弟家庭收入中支出，也有省、县各方面人士捐募的。校舍共五十余间，占地约四千平方米。

同年(1925年)现九垄地乡南庄村南逢然、联合村石新山、归州乡归州村孟小凡、安平乡前安平村江仁山、正黄旗村韩隆钧、韩亨元等都栽了苹果，由此开创了熊岳地区的苹果栽培史。

1926年成立韩氏私立农科职业中学，原暂借占小学校舍上课，1927年建职业中学新校舍，1928年建成并迁入新校舍上课，从此才有了辽南地区职业中学的教育史。

1928年张作霖被日本炸死。张学良继承父业，为“广求人材，经当时东北大学文学院院长周天放(周是韩隆毅的留美同学)的内兄胡团长介绍韩隆毅给张学良，这时韩隆毅是“东三省果树联欢会会长”，韩隆毅另一个和张学

良结识原因是因为张作霖死时，由沈阳“世翰林”“点主”  
(注8)由于这种“世交”被聘为“奉天省农务会会长”。

职业中学由韩隆韶和校长付俊卿主持。(付是熊岳镇望儿山村人，解放后，在六、七十年代曾任哈尔滨市教育局长，离休后死去)

1929—1930年间，由当时奉天军政要员、奉军参谋长杨宇霆、督军于显微、陆军第九军军长高维岳、佟道尹等集资，让韩隆毅在熊岳购置果园，以备晚年退居园林之用。韩隆毅将其事委托堂兄韩隆钧办理，以万余元“金票”(日币)之称，实以“奉票”(东北奉币)之实，两币差价近十倍买了芦屯乡簸箕寨山。后来为其下属郑某(绰号郑小嘎)携款潜逃，经汉奸张海鹏、于芷山告发，由是各军政要员大为惊诧。依高维岳要枪毙韩隆毅，后来由韩隆毅的族叔韩奇逢(即以出售“乌鸡白凤丸”出名的天津韩奇逢大药房的总经理)出面与杨宇霆还有佟道尹的说情，以还款完事，将韩隆毅革职，这是1929年前后(注9)的事，于是韩隆毅将其所有苹果园全部押给其内弟金州阁传绂(伪满“司法部大臣”，汉奸)。

1930年建韩氏兄弟果园“华星罐头厂”。以醒狮商标(中间一地球，两旁各有一狮在球上立)在奉天省注册，是江南地区第一个私人资本水果加工企业，厂长周瑞芝(周天放的弟弟)，前后开业不到二年，因“九·一八”事变倒闭，后将其机器全部转让给营口罐头厂。

### 三、“韓將軍”祖孫四代在當時社會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影響和執事。

1、韓家從塔芬布開始就注意兄弟的團結。據說：道光帝曾賜羽毛綾、黃馬褂、在金鑾殿上賜坐等“榮譽”，有應“修府”、“立旗杆”、“竖碑”等資格，塔芬布怕後代子孫“不成人”，有東倒西歪的一日，不如和平民百姓一樣好，沒有那樣作，而是用賞銀在熊岳地區買了兩千天地（一萬兩千畝），在瀋陽、法庫等地又買了兩千天地，分給兄弟六人，即是在塔芬布官高祿厚時——人稱“塔二大人”沒有獨享，分給了當時還是“三車夫”、“五碾倌”、“六羊倌”這些弟弟們。直到“土改”時這些后代，除其七弟因后人多、枝多，有少數几家貧農外，大多數都是地主或富農。

2、恩合由於官場上的失意，告誡子孫不要作官，要讀書、辦實業。

3、恩合對待鄉里父老是有禮貌的，每次回家都從熊岳河南前來迎接的村董、會頭們徒步回村，他說：“當多大官在鄉親面前也是子弟，不能擺官架子。”

4、恩合傳給子孫有一對聯叫“忠厚傳家遠；詩書繼世長”，告誡當家的子孫一定要作到……。

5、恩合當了將軍以後，對聯結姻親給後代留下一條告誡：“不要以財、貌取人，要重德、才。”韓咸文的原配愛新覺羅氏，極丑，但會作書、畫。韓隆毅的原配富察氏，

也读书识字。韩隆韶的配偶土默特氏，其曾祖曾在盛京将军官署挑水；其父（世翰林）“三岁父歿，母叶氏励节抚孤，纺织易縕钱营子母，以成其学”。（《奉天通志》）所以对这样一个出生“寒门”，不仅能写字、看书，而且于诗、文有一定素养的女儿，韩咸文十分赏识。于是在这样的一个诗书家庭中，形成了一个与一般地主不同的家风。

恩合将其唯一爱女给了一个穷秀才——锦州赵姓，因为看中其书、画。韩咸文无女。韩隆毅、韩隆韶却把唯一的女儿嫁给了大学生。韩隆韶的女婿新民梁宁元，其祖父童年在沈阳外国领事馆当“打杂的”，后来自学成才，能通译九种外国语，韩隆韶十分敬佩。解放后梁宁元是东北工学院教授，是我省冶金工业、外文翻译著名学者，曾以三十七岁的年轻学者参加了一九五四年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科学工作会议，并受到周总理的接见与合影留念。

6、韩家的地主阶级传代教育是：子弟第一要读书，第二不要忘本（农业）。韩家财富的积累，是以农民——读书——习武——作官起家。韩家据有字可证的：塔芬布、恩合、咸文、隆韶四代皆长于书法，风格各自不同（除塔芬布字迹已绝外，其祖孙三代手迹在民间仍有），咸文及其二子皆擅长国画花卉，父子作兰，其落款“咸文运卿”，“郅安作画”，韩隆韶署名较多：一般书“齐闻韶”、“松云外史”、“芦中人”、“味蔗”、“味蔗斋”、“万树梨云馆主人”、“双砚印斋主人”、“知不足斋主人”等。在韩将军的家庭教育中，对那些不读书的土财主特别蔑视。也许源于恩合的“意气自矜”吧！

7、韩家对长工剥削、利用方式也不同于一般地主。

韩家有这样一个“家礼、家规”：父辈雇用的长工“表现好”而长期留下来的，晚辈必须以长辈相称。如头台子村马逢春是韩咸文时雇的“打杂的”，后来当了梨园的技工。韩咸文的孙辈则以“马大爷”（伯父）相称，不许叫“老马”。正白旗黄鼎臣（又叫洪鼎臣是梨园会计），则以“黄叔”相称。

8、对穷亲戚虽有区别，但不能无“礼”。如恩合第三房继室丁氏，原是官木沟佃户丁家姑娘，小时在韩家作丫环，由于其聪明、端庄、贤淑，后来在墨尔根患病期间，为了侍候方便，纳为继室，虽是佃户成了亲属，而皆以亲属相称。“咸三爷”也得对继母尊称为“额娘”。这一类穷亲戚在韩家大事小情的宴会上，虽不能和“门当户对”的高官贵客同桌共饮，但那些“门当户对”的亲戚也得以亲属辈份相称。总是不能以“老丁头”、“老丁太太”打发到伙计房去和长工吃饭。

长工对韩家子女的称呼没有叫“少爷”、“小姐”的。孩子小直接叫名，上学后叫“几学生”或“几姑娘”。

9、“韩将军”世家利用长工的另一特点：即在几经考验后，认为忠实可靠的即委以重任。如当时韩咸文在世，家有炮台，佣有“炮手”。有一纪姓炮手，枪法准，人称“纪炮”，韩咸文非常信任他。出外跑帐回来，从不当面点钱，告诉“放在柜里吧！”天长日久“纪炮”对“咸三爷”的信任感恩戴德，教育后代：要不忘韩家的信赖，为人办事要忠诚。

另外还有一种“嘉奖”方式：就是给这些忠实的长工

盖房子、娶媳妇、或资助丧葬。如前文提到的马逢春、张恩奎以及邹子扬等。

由于韩家声望的显著、知识的进步，经济的充足，对长工的伙食和监督也不过苛。季节性的改善在一般地主家是难以或不可得到的。如高粱米水饭黄花鱼、粽子、伏面、菠萝叶饼、年关大节的饺子，咸三爷和他继母丁氏继室梁氏的生日，以及学生的升学被录取的喜面、八月十五的赏水果、月饼……应该特别说明：八月十五的“赏”，从水果、月饼的数量、质量、品种等多方面暗示着一般与特殊。

据说韩咸文有一次傍晚正在大门口的石板上闲坐，一个新上工不久的长工偷了一口袋料，在腋下用长衣盖着，韩咸文视若不见，和他谈话，谈了很长时间，长工挺不住了，求饶。韩咸文故作惊讶：“哎呀！那有什么，缺吃的拿去！”把“偷”的粮给那长工了。第二天告诉管事的说：“这人力气很大，要给他解决困难。”这人以后就作了好几年长工。

韩将军世家从以上种种方面缓和了地主和长工之间的矛盾，从思想上麻痹了长工，从而促进了生产，巩固了统治。但在阶级社会里，由于阶级本质的决定，万变不离其宗，韩家对长工剥削的特点比之一般地主只能是封建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对比的差别：手段更狡猾更残酷。

10. 留学回来的韩氏兄弟，也从建筑上改良了原有的方形楞窗门代之以拱形，开始有走廊。生活上，特别是韩隆毅，常宣传美国的“民主”，有时和长工一起干活（主要是示范果树技术、品种改良实验等）以显示他没有“少爷”、“老爷”架子。不喝茶？他说中国品茶太浪费时

间，平时早上晾一大壶白糖水，渴了就一次而尽，即使是冬季，自己也广凉白开。

祖孙四代毫不妨碍。

11. 作为“盛京将军”的嫡系孙辈，引进苹果，发展苹果，建立职业中学是受“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的影响；缅怀先人的遗愿在当时社会的背景下走着“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道路。这也是主观上——阶级的、客观上——时代的局限性所致。

12. 随着苹果的引进，从国内、外也引进了其他树种和农业的先进技术，如美国的大叶杨（加拿大杨）、培植了无籽山里红（实质是软化了山里红籽）、引进了葡萄的插枝繁殖法，日本紫藤、菖蒲、“タリヤ”（大力亚）、仙人球、仙人掌、文竹、文冠果、“甘日大根”美龙（メイロン，美国一种甜瓜）等果树及园艺 花卉各方面的品种和培植技术。当时（从1924--1945年）和日本国内的“大和农园”、“阳春园”都有品种和技术的交流。另外，还从省内西丰县引进梅花鹿进行饲养。

13. 日本人（包括学者、侵略者）怀着不同的目的到“韩氏梨园”来参观，也出于不同目的给学校（中、小校特别是小学）一些捐助，主要由韩隆韶陪同参观，小学生在后边唱“日本小鬼真正完，夺我旅顺大连湾……”韩隆韶也不制止。

14. 农科职业中学是韩氏兄弟，主要是韩隆毅自己资金办的，也在当时“奉天省”上层军政要员（如张学良、高崇民、于景征……）中筹划一部分。学生来自全省，有张学良的原配夫人于凤至的表弟——刘栋、辽阳姜宗湖、沈

阳高充宇等。学生来自全省因丙影响很大。学生除学习农业专业：农业、园艺、果树等专业学科外，还有体育、日语。学习理论知识，也注意实习，到韩家的果园去实习；由韩隆毅指导剪枝、压条、嫁接等各项技术。前后毕业三期学生。毕业生可以递送沈阳塔湾“农大”和南京“金陵大学”因为这两所学校都与周天放有关，后来因为解散了，一个也没有升入大学的。

15. 1925年后韩氏兄弟建议、建园伊始，由于各方面因素（将军后代、外国留学生、新的农业科学、新式教学内容、较好的设备等等）声名盛极一时，来参观的人几乎“络绎不绝”。日本人多注意果园，中国政府官员显贵在参观果园同时也注意到学校的发展。据现今70多岁以上的老人说他们当时都是小学生，时常迎接各界来宾，学校里专门为迎接来宾准备了一套“欢迎操”，一首“欢迎歌”和一整套欢迎仪式。一般只是到学校时在校内欢迎，但有两次大的欢迎式：一是迎接当时奉天省长王永江；一是迎接广州英商卜内门肥料公司总经理某某（华侨），他说不好中国话，用英语讲话由韩隆毅翻译；宣传使用化学肥料。这两次欢迎式有迎接、有大会、有欢送并留影纪念。由此可见其当时的影响。

16. “韩氏梨园”名称的由来是日本人的称呼。“九·一八”事变后，当时的“公主岭农事试验场熊岳分场”属于“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在熊岳城站至九寨站经过宝泉山东麓转弯山脚处，设“梨山”简易站，并树一“名胜案内韩氏の梨园”的标志（“名胜案内”译汉语为“名胜介绍”或“名胜向导”，